

逃离纳利德卡

山来东 著

—— 山来东中篇小说集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山来东

1973年生，山东日照人。作品散见于《清明》《当代小说》《时代文学》《山东文学》等，中篇小说《妈祖》获首届日照文艺奖，长篇小说《彼岸》获第五届泰山文艺奖（文学创作奖）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日照作协副主席。

逃离纳利德卡

山来东 著

—— 山来东中篇小说集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逃离纳利德卡 / 山来东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23.1

ISBN 978-7-5329-6729-2

I. ①逃… II. ①山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2) 第 176438 号

逃离纳利德卡

TAOLI NALIDEKA

山来东 著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 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 (市场营销部)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6
字 数 230 千
版 次 2023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2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6729-2
定 价 49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局与象

——《逃离纳利德卡》序

小山大学毕业了，在等待就业的那段空隙，作家梦又活跃起来，便悄悄投入小说创作。玩伴们知道了，戏谑地劝他“歇歇吧”，硬拉他打牌、下棋。小山不想歇，也不想得罪人，就摆出个象棋残局，让他们破，并承诺：若破了这个局，就陪他们玩，否则恕不奉陪。这一招还真管用，懂棋的不懂棋的，全都不打扰他了。

人生于世，总得有那么一招半招的。小山或许很早就这样想啦。

那一回，小山在汽车站等车，那趟车老不来。他见一老者在墙根布出个象棋残局，并摆出一纸声明：能破此局者，赔钱百元；欲知如何破，交费二十。可想而知，这个残局是很难破的。爱下棋的小山面对残局琢磨了很久，手在口袋里拿捏了很久，一狠心交上了学费。

这似乎有点象征意义：你能入什么局，能成什么象？你进得去，出得来否？

山来东大学学的是航运，命运里注定要有一段海员生涯。但他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劲：我的未来不在海上。他的理想

比较多，那时就立志此生至少要实现三个——成为预测家、作家、企业家。小山野心不小，为自己预设的局与象颇为宏大呢。

2012年，中篇小说《妈祖》发表，次年获首届日照文艺奖，在当地文学圈算略有点动静，仅此而已。直到2021年秋，第五届泰山文艺奖（文学创作奖）公布，长篇小说《彼岸》赫然在五部获奖作品之列，作为作家的山来东，算是真正有了些影响。破圈啦，不但文学圈，就连航贸圈的朋友、客户和联检单位领导也知道他是个作家了。他结束七年海员生涯后，又经营一家船代公司十余年，从未拖欠员工工资，大小也算个企业家了。时至今日，三个理想，“预测家”不知何时早已悄悄放弃，“作家”“企业家”应算是初步实现了。70后的小山，亦成老山矣。

山来东已用他的实绩证明，他的未来的确不在海上，却始终与大海、海运密切相关。航海经历及后来的船代公司经理生涯，化入了他文学的局与象。他不断充实丰富他的局与象。

长篇小说《彼岸》以航海为题材，由“德宁轮”的航程为轴，编织成一个流动性与封闭性共在的奇特空间，全球共通的人性善恶、全球共有的文化差异，在此碰撞交织，演绎出一幕幕悲喜剧。作品不乏扣人心弦效果，作为首部长篇，可谓出手不凡。

《彼岸》之外，不少人关心他还有没有其他文学作品。如无其他像样作品，那就差不多可将他归入只能写写类型长篇小说，不写或写不来其他作品的那类作家。他当然有，且水平不低。《逃离纳利德卡》即是。

这是山来东第一个中篇小说集，二十多万字，收入包括上文所提及《妈祖》在内的五个作品全是航贸题材。这



五个中篇我从前皆已读过，再读仍时时有惊心动魄令人发指之处。最具典型性的，是《妈祖》《逃离纳利德卡》这两个篇幅较大的中篇，作品所呈现的局与象，与《彼岸》可说高度近似，而表达方式又有明显差异。长篇有较多的回旋余地与遮丑手段，中篇则不能或相应手段要少得多。山来东却能在一个较小的局里，营造出一个较强大、意蕴较深的象。其驾驭各种篇幅尺度作品的的能力，是不用怀疑的了。作品皆能实现较好的完成度，矛盾冲突更集中，浑成之感更足。

山来东考大学时进入航海院校实属无奈，不过，年轻时周游列国的海员生涯，无疑重塑了他。老山小我一轮，我已成老牛，老山则是壮年牛。窃以为，五十岁上下是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，老山正处此期。

老山读书不太多，文字火候亦尚有欠缺，需进一步学习锤炼。这不足之处，正是他的成长空间所在。在日照文学圈中，老山形象算不错的，个子高而不肥，面皮黑而透红，笼统一看不乏混沌朴实，泥人土性，感觉可信可靠。可是，细察则二目灼灼有光有神，证明作为小说家企业家所需的心眼亦不少也。其所成之局之象已颇为可观，而其开局成象能力应还有不少存货吧。

缘此，我断定——老山值得期待也。

夏立君 2022年2月10日

于日照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日照市作协主席，曾获鲁迅文艺奖、泰山文艺奖、钟山文学奖等奖项。）

目 录



逃离纳利德卡	001
浮生梦	049
凌 日	092
妈 祖	146
病 毒	205
跋	245



逃离纳利德卡

01

一身白色连体工作服，外套蓝色军用棉衣的二副杨志远登上船头。甲板上积雪满布，几根粗大的缆绳，像粗壮的手指牢牢抓住码头。杨志远熟练地用脚踩了一下横在甲板上的缆绳，硬邦邦的，太紧了。由于正在卸货又加上涨潮，缆车上的缆绳被勒得紧紧的。他掏出棉衣中的手套，抖了一下，戴上，打开一个刹车，刚一放松，缆绳就橡皮筋似的向外弹去，他急忙刹紧，缆绳瞬间又由曲变直，弹出一阵雪雾。

杨志远把船头的缆绳调了一遍，甲板上留下了他深浅不一的脚印。自从上月底来到 A 国的纳利德卡港，雪就一直断断续续地下。

明天就是元宵节了，这航次从泰国来，一路顶风而行，本来半个月的航程跑了近一个月。他原打算这边卸完货，下航次到韩国装货回国内休假，赶回家过年的，结果现在连元宵节也赶不上了。

港池里海水幽蓝深澈，微波荡漾，水面上不时有一片片浮冰，随波漂荡。一条拖轮悠闲地划破水面向港内驶进。港内码头虽然很多，却只零星靠了几条小船，载重五千吨的“东方”轮在这里已算大船了。自从海参崴军港重新开放后，这里繁忙的景象就成为历史。如今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，更是雪上加霜。

两个高大的岸吊轮番向下卸袋装大米，杨志远向回走时，攀向舱口围，顺便看了看舱底。还剩下几百吨货了，按正常的卸货速度，最快晚上就能完货开航。

回到梯口，杨志远见值班水手满脸忧郁，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就对他说：“老何，下班后不下地打电话了？”

“再去打个……”老何呆滞的目光从远处收了回来，急忙回答。老何满脸沟壑，络腮胡须，一看就是老江湖了。他实际年龄还不到五十岁，却是这船上十个中国船员中年龄最大的，所以大家叫他老何，名副其实。

“要打就赶快去打吧，估计半夜就要开航了。”杨志远很年轻，从他俊秀光润的脸色可以看出。

“终于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，太冷了！从泰国过来，一路先是夏装，后是春秋装，再是冬装，一个月四季都过完了，这鬼地方真冷呀。”老何说着把值班专用的黄大衣裹得更紧了。

“再不开，下航次的货就要甩了，已经拖这么久了，韩国租家这几天闹得特别厉害，要索赔。”

“听说吃的不多了，喝的也快没了，今晚开航的话，还能坚持到国内。”

俩人正在交谈中，岸吊突然停了下来。俩人疑惑地对视一下，工人们纷纷从前面走来，要下船了。杨志远急忙拦住工头用英语问：“工头，怎么停了？”

“上面让停的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。”工头边下舷梯边回答。

“什么时候复工？”杨志远焦急地追问。

工头耸了耸肩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下去了。杨志远急忙报告船长，船长正在为下航次装期拖延而发愁，听到这消息二话不说马上从楼上跑下来。

船长是印尼人，刚好六十岁，肤色黝黑，头发稍稍卷曲。他已从事海运三十五年了，航行经验比较丰富，但是英语不太好，最会说也最常说的就是“OK”。



正当大家一头雾水时，代理上船来了。他三十岁左右，黑羽绒服，黑牛仔褲，黑皮靴。头发剪得很短，眼里透出一股精明，对船员很不友好，大家都怀疑他是个“光头党”。

这个“光头党”告诉船长，收货人前几天抽样发现货物有霉变，经过化验是由海水造成的，昨天把船东告上法院，申请扣船，船东需交上三十三万美元赔偿款才能开航。而船东却迟迟未答复，所以收货人要求停卸。

“代理，整个航行中，所有的舱都封闭完好，不可能是海水的原因。表层货物的霉变是由汗水造成的。”船长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解释道。

“海水！收货人已经化验过了，货损是由于承运人的疏忽造成的，所以必须要赔偿收货人的损失。”代理打断船长的话说。现在市场不好，船东为了揽货，不得不用租家指定的代理，他们拿着船东的钱，却不为船东办事。

“从赤道附近炎热的泰国到严寒的A国，温差太大，汗水在所难免，造成货物表面的水湿是很正常的。”杨志远分辩说。

“收货人让停卸就停卸！”代理粗鲁地说。

“那要什么时候复工？”船长小心翼翼地问，这些日子他吃够这个“光头党”的苦头了。

“我不知道，你问船东吧。你们什么时候付钱？”代理没好气地说。

船长好似做错了什么事，搓着手不再说什么。杨志远接着说：“代理，我们下航次的船期很紧，能不能帮忙协调一下？”

“钱，钱，钱……否则你们只能在这里等。”

“如果等时间长的话，我们希望补充些淡水。”船长望着代理说。

“这个要告诉你们船东，还是钱，钱！到现在港使费还没安排够，让船东抓紧汇钱再说。”代理态度很强硬，对船长没有丝毫尊重，就像狱警对待囚犯一样。

“钱，钱，就知道钱！你是我们的代理，就应该为船方着想，帮船方做事。”杨志远也有些恼火。

“等着吧！”代理没想到杨志远敢冲他发火，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，背着文件包怒气冲冲地走了。

“我说船上有丧门星吧？”大厨不知怎么听到了消息，一手拿着一个刚削好的土豆，一手持一把锋利的菜刀从厨房走出来。

“不是我的事……”老何脸一下红了，别看他年纪大，但在大厨面前一直敢怒不敢言，“丧门星”的绰号就是大厨给他起的。

“老何，你就是个丧门星！今天下午我还在纳闷，这次卸货怎么会这么顺呢，这下总算放下了心。”大厨目若无人地挖苦老何。他是船东的亲戚，兼职管事，就是管理现金、发放工资之类的工作。他个头比较高，脸也比较黑，四十岁的年纪看上去比老何还老成。

“老大，别开玩笑，不是我的事。”老何讪笑道，船员都称大厨为老大。

“你就行行好抓紧让船开吧，再不走，就没吃的了。”大厨点划着菜刀继续挖苦道。切土豆丝是他的拿手绝活，能把一个土豆转瞬切成一堆细如发丝的土豆丝。

“天天就是土豆，现在放屁也有股土豆味……”老何看到大厨手里拿的土豆，嘴里嘟囔着。

“你这个丧门星，别在这里作法了。再等几天土豆也吃不上了，喝风去吧！”大厨没好气地说，转身又回厨房忙乎去了。

“上午洋葱炒土豆，晚上土豆炒洋葱！”大厨走了，老何才敢放声说话。

船长听不明白大厨他们在说什么，看着代理远去的背影，无奈地回驾驶台向公司汇报去了。

“老何，晚上我请你下去撮一顿吧，改善一下伙食。”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航行，在泰国供的新鲜蔬菜早就吃完了，大厨又安排回国内上伙食，听说早就私下联系好了。

晚饭后，船员们都陆续下地了。杨志远与老何下班较晚，泊位离港口大门较远，他俩打车出去。找到了一家中餐馆，服务员大部分是A国的，



但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能吃上中餐，就有种归家的感觉。

饭馆不大，生意却很红火，除了一两桌有中国人，大部分是A国人。俩人好不容易找了个桌子坐下，要了几盘青菜，对船员来说这比大鱼大肉可口，船上蔬菜短缺，许多船员患上口腔溃疡，不得不服用维生素C。

四人一组的简易餐桌很洁净。等着上菜的空闲，杨志远欣赏着从身边飘来飞去的A国美女，尽管发色不同，皮肤各异，却都各有千秋，风情万种。

有两个并肩走在一起的少女更是出众。一个穿白色的羽绒服，脸如刚剥壳的鹅蛋，洁白润滑，略带黄色的黑发整齐地披在肩上，一双略带羞涩含笑的眼睛，着实迷人。另一个穿黑色羽绒服，方形脸，亚麻色的头发微微卷曲，略显得大方。

正当杨志远看得出神时，俩人却径直走过来，方形脸的女孩用英语问：“对不起，这里有人坐吗？”

“没人，随便坐。”杨志远急忙友好地站起来，示意她们坐下。

“你们是中国人？”黑发女孩用英语问道。她鼻梁高挺，标准的弯月眉，深陷的褐色眼睛，如一汪看不见底的海水，五官组合得很完美，活脱脱一个洋娃娃。

“我们是中国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杨志远情不自禁地用英语问，或许在国内他不会这么唐突，但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，就少了很多顾虑。

“你好，欢迎来A国，我叫达莉娅，她是我的同学薇拉。”黑发女孩竟用不熟练的汉语说。

“很高兴认识你们，你会说中国话？”杨志远好奇地用汉语问。

“会说一点点。我姐姐嫁到中国去了，我去过几次中国。中国发展真快，中国人真好，中国菜真好吃。”达莉娅笑着用汉语解释。

“中国菜好吃？那今天我请客！”杨志远大方地说。

“那怎么好意思，今天周日，我请薇拉吃拉面。”达莉娅继续笑着说。

薇拉不懂他们说话的意思，就用A国语问达莉娅，知道杨志远要请客，很高兴。杨志远问她们喜欢吃什么，又加了两个菜，听说A国女孩大部

分能喝酒，就要了一瓶伏特加。

“你们为什么来 A 国？是做生意的吗？”薇拉用英语问。

“我们是海员，你们知道海员吗？”

“我知道。你们的船叫什么名？在码头上吗？”薇拉饶有兴趣地继续问道。

“东方轮，估计明天就开航了。”

“这么快？”达莉娅显得有些遗憾。

“已经在这里卸了几天了，本来今晚就能开航的，现在停卸了。你们住在附近吗？”

“我们是工商学院的学生，离这里不远，经常到这里吃中餐，本来今天我请客的，谢谢你了。”达莉娅微笑着说。她最初比较拘谨，受到薇拉的带动，也大方地说笑起来。

“在中国男女在一起吃饭，都是男的请客。”杨志远边递给她们餐具边说。

“中国男的真好！我姐夫就很好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打老婆，不像这边的男的都是酒鬼，脾气也不好。”达莉娅看着杨志远笑着说。

酒菜上来了，杨志远打开酒，先给她们倒，她们只说谢谢，却没拒绝，于是四人各倒了一杯，然后共同举杯：“Cheers！”

老何只顾吃，对眼前的美女视若无睹，丝毫没有兴趣。喝了两杯，老何对杨志远说：“你们吃着，我出去找电话厅打个电话。”

“如果时间长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”杨志远说。他早就知道老何每次下地，不吃，不喝，不玩女人，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，也很少买东西，打电话却很多，一打就按小时计算。老何走了，杨志远更无拘无束，发挥得更好了。

薇拉与达莉娅耳语几句，达莉娅的脸色马上红了。杨志远知道是谈与他有关的事，就好奇地用英语问她们说什么。

薇拉用英语开玩笑说：“达莉娅说你长得很帅，想嫁给你，跟你去中国。”



“她胡说！”达莉娅分辩道，故作生气地用小拳头打薇拉，但仍然娇羞地用眼角扫了一下杨志远。

“欢迎来中国！”杨志远知道达莉娅没有真生气，就急忙用英语说。达莉娅除了皮肤白点，鼻子高点，头发黄点，胸脯挺点，其实与中国人差别不很大，而所有这些差别也正是中国人向往的优点。能娶这样美丽的外国女孩不仅他不反对，就是他全家人也不会反对。

有两个美女陪着吃饭，让这顿饭增色不少。三个人汉语、英语、A国语全用上了，谈得很投机。聊了很久，也没见老何回来，薇拉就建议出去逛街。

杨志远抢着付完账，向外走才发现这两个美女都身材高挑，比他矮不了多少。达莉娅穿着紧身的打底裤，黑色长筒皮靴，走起路来，长发飘飘，皮靴击打着路面“咔咔”直响。薇拉穿了条短裙，棕色长筒皮靴，膝部裸露，这么冷的天，不知她怎么能受得了。

路过一座白色的九层大楼，达莉娅说：“这边做生意的中国人很多。这是中国人投资建的三星级宾馆，是当地标志性的建筑。”

他们来到一个中国市场，路边结着各种花灯，元宵节还没到，这异域的节日气氛却很浓。路过一个水果店，杨志远听见年轻店主的口音很熟悉，一问竟然是老乡。对方是大学毕业来这边创业的，已在这里生活了三年。

杨志远给达莉娅和薇拉买了些水果，又送她们回学校。她俩共租一个公寓，杨志远与她们聊到很晚才依依不舍地告辞。

薇拉象征性地吻了杨志远一下，就去收拾床铺准备睡了。达莉娅一直把杨志远送到楼下，拉住他的手。他停下来，转过身，达莉娅用手轻轻勾过他的脖子，深深地吻他的唇。他紧紧地拥住她，与她热吻起来。她的樱桃小嘴很性感，凉凉的。她的羽绒服蓬松，领口的绒毛柔软，从脖颈处透出暖暖的体香，让他有些眩晕……

月华如水，达莉娅又陪杨志远走了一段。临上车时，他紧握她的手说：“达莉娅，如果明天还不开航，下班后我还会过来找你的。”

达莉娅吻了一下他，递给他一张纸条，上面是她的联系方式。

回船的路上，杨志远正好遇到打电话回来的老何，他本来忧郁的脸更加沉重了，络腮胡好似也比原先长了许多，显得有些疲惫。

“老何怎么回事，家里瘟鸡了？”杨志远开玩笑说。老何每次打电话时间都很长，杨志远总取笑他，问他是不是家里养了很多鸡，每只鸡都起了名字，要不怎么那么多话说呢。

老何苦笑着摇摇头，没说什么。杨志远一直觉得老何这人有些怪，干船员在外面不吃不喝，赚钱为了啥呢？如果不是他请客，老何才舍不得下地吃饭呢。再说普通船员工资本来就低，没有他们高级船员出手大方。

02

元宵节这天，大家一直在等船东保赔协会的保函，有了协会的担保，就可以先卸完货开航，然后再与收货人打官司。因为与欧洲时差的原因，直到晚饭时还没有消息，整个白天都没卸货。

为庆祝元宵节，晚餐每桌凑了六菜一汤，但都是土豆、洋葱、白菜、花生、鸡蛋之类的，没有新鲜青菜的影子。

“东方”轮上共有中国船员十人，除杨志远外都是普通船员。就餐时分两桌，甲板部一桌，轮机部加大厨一桌。

几个年轻船员因为上火长了口疮，水手小赵与机工小郭的火气最大。他俩都是海运院校的实习生，去年刚毕业，赶上航运市场不好，许多船都抛锚了，只剩几个看船的，其余的都回家了。老船员都难上船，别说他们实习生了。为了能上船实习，他们在船上干着水手的活，但只发点劳务费，不但没有工资，还要每月向船员公司交一千元钱的学习费。小赵急着回家相亲，小郭急着回家结婚。他们把不能及时回家的怨气都撒



在伙食上，抱怨不在本港补充伙食。

水头与机工长安抚他们说马上就开航了，到国内上货便宜。大家不好再说什么，毕竟水头和机工长是他们的上司，还是“伙委会”成员。他们与大厨的关系密切，自然替大厨说话。

没卸货，也没有人员上下，梯口暂时不用值班，老何收上来舷梯，也到餐厅吃饭，息事宁人地说：“吃吧，少说话，实在受不了，自己下去买水果。”

正当大家讨论伙食时，印尼船长走进来。他在另一个餐厅吃饭，那是干部餐厅，高级船员都在那吃。本来杨志远也应在那吃的，可是他 not 习惯印尼的食物，也不喜欢喝咖喱汤，就主动要求与普通船员在一起吃饭。

船长首先祝中国船员节日快乐，顺便告诉了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船东刚收到保赔协会的保函，并且发给了代理和收货人，也交给了法院，顺利的话很快就能继续卸货。

知道马上就要开航的消息，大家不再发牢骚了，心情也好了很多，大吃大喝起来。唯独杨志远心里有些失落。他刚剥开一个鸡蛋，感觉不对劲，闻了一下，有异味，就顺口说：“臭了！”

另一桌上的大厨警觉地向这边看了一眼，没说什么。饭后，没下地的船员在餐厅看电视。只有靠近岸边时电视机才有信号，大洋航行期间船员们只能看录像。

虽然不懂 A 国语，但是大家大体上都明白电视上播放的新闻内容：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在近期访华。

金融危机以来，中国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，对改善双边关系有很大帮助。去年奥巴马又当选为美国总统，元月二十日走马上任，中国人对这位非洲裔总统改善中美关系寄予很大希望。现在希拉里又来访华，让船员们感到中美关系的暖春就要到来了。

大家闲聊着时下的新闻。大厨炫耀地说：“你们看看，那么多人人都抓不到这只鸽子，最后让我抓到了。抓鸽子要有耐心，下手要狠、准！”